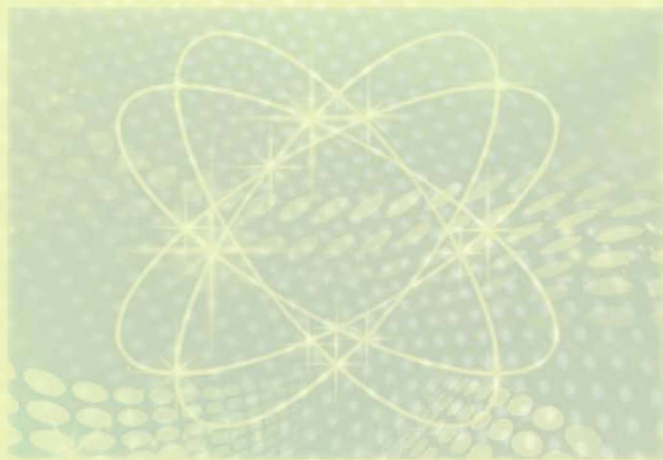


笑洒江南  
——我和师父张永熙

曹业海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名家笑侃相声圈  
笑洒江南  
——我和师父张永熙

曹业海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笑洒江南：我和师父张永熙 / 曹业海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4  
(名家笑侃相声圈)  
ISBN 978-7-201-11657-0

I. ①笑… II. ①曹… III. ①张永熙-生平事迹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3743 号

笑洒江南：我和师父张永熙

XIAOSAJIANGNAN;WOHESHIFUZHANGYONGXI

曹业海 著

---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 子 信 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素梅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4  
字 数 21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 呕心沥血寄深情 振聋发聩大文章

孙福海

手捧业海兄亲撰其师张永熙二十余万字长篇《笑洒江南——我和师父张永熙》一书，难抑心中的激动。此书字字饱含着作者用心血凝聚的至大、至深、至美的深情，篇篇高奏着铿锵有力、幽默、睿智、机警且令人难以掩卷的叙说。本书叩开了主人公张永熙的心扉，探赜了主人公一生鲜为人知的足迹、心灵、成就、困惑、灾难、境界及艺术生涯的轨迹，细腻、诙谐地披露了主人公对相声艺术的探索、创新与实践；高歌了主人公传艺、修养、境界、人生追求和生命礼赞；丰富了我国民族艺术的宝库，并为中国相声史增光添色。

本书的出版，意义有三。

首先，不忘先贤，彰显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在业内，无人不知张永熙掌门弟子曹业海对师父的孝，尤其是在张永熙落难——身受迫害、无处可投之后，业海兄将身无分文、前途堪忧的师父接到自己工作所在地——安徽滁州。对身经五年的监狱生活、家遭变故、事业惘然的师父，业海兄像孝敬自己的父亲一样赡养、劝慰，奔波于有关部门为其铺展新的人生舞台，促使其恢复相声表演，安排在滁州歌舞团工作，迎来了艺术事业的第二个春天；并妥善安排了师父的退休生活待遇，使其老有所依，得以颐养天年。

业海兄几乎和我的经历相似，先从事相声表演后从政。那时他已经是滁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才华、能力在当地屈指可数。凡从政之人，深知个中甘苦，将精力分散在孝敬老人身上，必然不能全身心地顾及升迁，而且也影响了他创作才华的释放。仅我所知，业海兄著有《曹业海文艺作品集》（曲艺卷、影视卷），戏曲剧本《扬州船娘》《人间星云》，电视连续剧《朱元璋还乡》及相声、快板书、数来宝、长篇评书等二百余万字的曲艺作品。鉴于此，在我们钦佩其美

德的同时,观其写其师,探微发奥、大张大合、驾轻就熟、语言简朴、生动感人,读之使人几度潸然泪下。与之相比,顿悟何为“名山自有高处”矣!

其次,业绩辉煌,高歌民族文化之瑰宝。

书中所述主人公“笑洒江南”,不仅仅是颂扬张永熙辉煌的一生及超凡的艺术成就,而是为我们的民族文化瑰宝——相声,增光添色。相声界有一句俗语:“宁往东走一千,不往南挪一砖。”这是相声前辈在走江湖、跑码头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相声诞生在北京,发祥于天津,是常年落户于京津一带的曲种,如跑码头,往东、往南有着多少次的失败教训。第三代相声扛大旗者“万人迷(李德钊)”在京津炙手可热、红得发紫,在东北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每次堂会必请之“大蔓儿”。而在上海、南京却遭到冷遇,饿着肚子回天津。诸多相声界大家均难在南方长期立足,而唯有北方演员张永熙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南方为相声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使南方观众认识了相声,喜欢了相声,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相声演员。使这个民族文化瑰宝在上海、南京、安徽等南方广大地区扎根落户、开花结果。在本书中,作者就诠释了为什么张永熙能够成功,为什么他不仅开辟了南方演出市场,而且还红得发紫,被观众誉为“南方的侯宝林”“相声大师”。个中之妙、之奇、之经验,我们业内人士都值得认真一读。

最后,永载史册,弘扬珍贵传承。

《笑洒江南——我和师父张永熙》为中国相声发展史增添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这部书是浓缩、归纳、展现相声在南方发展的一个缩影,填补了中国相声发展史中的诸多空白。书中不仅能使人清晰地看到相声在南方发展的轨迹,也能清楚地捕捉到改革开放后,相声演员如何砸烂“大锅饭”、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多劳多得、内部分配,以及相声演员当时的思想状况、艺术活力和他们的生活状态。就连张永熙晚年演出两千多场的省市、地区、县城都能翔实地体现在书中,俨然是一部张先生巡回演出的“地理图”,可见作者之用心及功力。

至于书中的幽默及读来令人捧腹之处,我想还是读者自己来享受吧!

上述粗浅的读书之感,不敢为序,只做钦慕之言吧!

丙申中秋

# 目录 Contents

絮语 .....	1
第一章 聚散有缘 .....	3
一、春天来了 .....	3
二、夫子庙初结师缘 .....	9
三、一次改变师父命运的谈话 .....	13
四、北上滁州 .....	22
第二章 巡演轶闻 .....	26
一、再战苏北 .....	26
二、夜半惊魂 .....	44
三、吃螃蟹的艺术 .....	56
四、胜利大逃亡 .....	68
五、早晚得挨一刀 .....	82
六、六十大寿 .....	93
七、师父不见了 .....	104
八、艺交方荣翔 .....	114
九、称谓只是一个符号 .....	123
十、依然青春 .....	131

第三章 师门记事 .....	140
一、一张说明书 .....	140
二、110 来了 .....	146
三、减字《西江月》 .....	154
四、泪洒济南府 .....	159
五、西子湖边的余音 .....	170
第四章 曲坛忆旧 .....	181
一、醉鬼张八 .....	181
二、苏文茂台上的尴尬 .....	205
三、登上广茗阁 .....	211
四、大八件和芝麻酱 .....	219
五、高笑临与《铡美案》 .....	227
六、侯宝林杂谈官保鸡丁 .....	234
第五章 旷世奇情 .....	246
一、南京好人 .....	246
二、旧王府恩怨情仇 .....	249
三、我本将心向明月 .....	259
第六章 星陨金陵 .....	268
一、一碗鳊鱼面引起的变故 .....	268
二、养老院五百六十天 .....	275
三、从戴家巷到岱山 .....	280
后 记 .....	288

## 絮语

相声行内有“北侯南张中少林”一说，“北侯”指北京的侯宝林先生，“南张”指南京的张永熙先生，“中少林”指济南的孙少林先生。恩师张永熙先生1922年出生于北京板章胡同，9岁学艺，27岁时来到江苏南京，结束了奔波流浪的卖艺生涯，自此，久居南京，让北方的相声艺术在南方扎根，伸枝发叶，开花结果，这才有了相声界誉为“北侯南张”的缘起。

师父逝于2015年，享年九十有二。细数他在南京的六十余年的艺术生涯，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鼎盛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师父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在台上挥洒自如，迸发出强烈的艺术表现力与创造力，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品段子，受到业内同行及广大观众的肯定和欢迎，从而奠定了他在相声界的地位和声誉，成为一代名家。艺术上的成就为他带来许多荣耀：多年担任南京市曲艺团团长职务，连续三届当选为南京市人民代表，被评为江苏省文教先进工作者，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红极一时。

二是消沉时期。自“文革”至80年代初，社会氛围有了很大的变化，正常的演出难以为继，随之曲艺团被解散，相声名家成了“放毒老手”，历尽折磨与屈辱，能活下来已是万幸。谁知一场悲情错恋又使他身陷囹圄，招来五年牢狱之灾。大起大落，正值人生年轮的精华时节却陷落于泥淖无法自拔。

三是黄金时期。改革开放后，年近花甲的师父来到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与南京一江之隔的安徽滁州，迎来了他艺术事业的第二个春天。他随滁州歌舞团曲艺队巡演全国十六省，五年多的时间演出两千余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赞扬与欢迎。继而开门收徒，传承相声艺术，大江南北，桃李满园。两次应邀担任中央电视台相声大赛的评委，成为他一生艺术事业的亮点。

退休之后，师父数次去北京、天津等地参加各种艺术交流活动，留下了许



多宝贵的艺术资料。天津电视台《每日笑吧》栏目曾多次对他进行采访,师父回顾了他的艺术经历及行内的趣闻轶事,成为难得的影像记忆。2014年《张永熙自传》面世(张永熙口述,吕海云撰著,团结出版社出版)。我作为掌门弟子,以有关影像及相关文字资料为线索,并结合与师父多年相处的亲历,将师父黄金时期的艺术经历和晚年的生活状况用文字记录下来,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此书重点记述了师父后半生的艺术与生活,许多内容鲜为人知,有笑有泪,有情有义,有赞有叹,有感有悟,让广大观众和读者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相声大师的晚年生活。

张永熙先生之掌门弟子 曹业海于琅琊山下寒微斋

丙申年仲夏

# 第一章 聚散有缘

## 一、春天来了

1982年5月,师父走出位于苏北的洪泽湖劳改农场的大门,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汽车一路颠簸,回到了南京。春末时节,南京中华路上的梧桐树已绿荫蔽日。天气虽热,他依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五年的监狱生活使他变得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有些迟钝。是啊,人生的黄金年龄有几个五年呢?

从长江边的江苏省会南京到洪泽湖畔的劳改监狱,这一大步师父是怎么迈出的呢?

我平生最大的憾事,也是我一生最大的污点。我曾因为一时感情冲动,没能把握自己,害了一位好姑娘,也伤害了我的爱人娟华,更给自己带来了五年的牢狱之灾。(《张永熙自传》第171页,团结出版社)

男女感情之事,凡人皆有,如何正确面对却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说清。行内有句俗语:人非圣贤,孰能无“臭”。师父于1954年与师娘陈娟华在南京结婚,到1976年他与邻居英子(化名)发生错恋这之间二十多年里,正值师父大红大紫之时,年纪轻,名气大,收入丰厚,其艺术魅力与个人形象可谓光芒四射,崇拜者不计其数,“粉丝”中更不乏女性。然而在这个最容易招风惹草的阶段,师父却从未传出过绯闻,更谈不上与谁有一段爱得死去活来的恋情了。为何“老了老了,心却跑了”呢?除却道德评判,这与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有着很大的原因。

“文革”伊始,南京的各演出场所都停止演出,开始“造反”,“破四旧”,打倒“走资派”,揪出“牛鬼蛇神”,轰轰烈烈,乱成一团。



师父师娘年轻时合影

曲艺界自然也不例外。小将们成立了“827 司令部”和“红色造反司令部”，为了“破四旧”，南京市曲艺团也改名儿了，叫作“南京市战斗文工团”，团里大字报很快就贴出来了，“革命群众”要求“把张永熙揪出来”我的很多学生们，那些平日里爱说爱笑、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也都变成了“造反小将”……批斗大会经常在大华电影院之类的剧场举行，都是以前我们演出过的场子。舞台上贴着大幅标语，叫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会”。我的待遇倒不错，还跟省市好些领导一起批、一起斗。杵、踹、打，“革命小将”们从不疲倦，我教导过的学生，也有为了划清界限上来踹我的，都是孩子，懂什么呢？有一次是恰好赶上我的生日，还特地“加料”，上午下午各批一场，美其名曰“给张永熙好好过个生日”。能记得我生日的，自然是曾经很亲近，曾跟我一起过生日的、曾同欢共乐的友人，这样的加料批斗，带给我的伤害已经不仅仅是肉体的摧残了……已经更名为南京市战斗文工团的曲艺团，搬到了明星电影院办公，电影院的后台就是造反派的司令部。专门批斗的那间屋子，有个窗户对着后面一个小院子，那院子里住了不少工人。有人斗我的时候，让我跪着，踹我后脊梁，又喊又骂。声音传到院子里去，工人们听见了，就纷纷冲着窗户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喊声不歇。不武斗了，就让我挂牌子站街……老老实实站着还不够，还得背诵“老三篇”。我是个相声演员，背诵文字对我来说倒也不难，有时候背着背着，我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就有人照我后脑勺一巴掌，打得

我一趔趄，大骂着说“你跑这儿享受来了”，我只好圆睁双眼继续背。背诵好“老三篇”之后，还得扛起大扫帚去扫大街，要从四象桥扫到夫子庙路口儿，老胳膊老腿酸痛不已。（《张永熙自传》第156至160页，团结出版社）

“文革”中的悲惨遭遇，让师父感觉一下子从天堂坠入了地狱，思想上怎么也转不过弯儿来。不能演出了，工资扣发了，学生不认了，同事不理了，谁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用今天的话说，就像见了艾滋病人似的，唯恐沾上了什么。如谁能和他打个招呼，或是多说几句话，他都感到特别温暖。此时，对外面社会一片混乱而疯狂的状况视而不见，不管不顾，仍然和师父亲近往来的却是一个妙龄少女，她就是与师父同住一个院子的邻居女孩儿——英子。师父出事的时候，英子19岁，邻家有女初长成，与师父认识时刚刚成年。送温暖的来了，事儿也来了！

英子是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姑娘，为人热情爽朗，跟我们两口子都熟。她很喜欢曲艺，爱看演出，我经常带她到团里去跟演员们玩儿。（《张永熙自传》第173页，团结出版社）

英子是师父的崇拜者，因为是邻居，自然接触较多，帮忙做做家务，进进出出，往来平凡。平常倒也没有什么，可是在“文革”这个非常时期，这种交往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与含义。英子的亲近使师父暂时缓解了在外面遭受的痛苦与屈辱，他把英子当成了心灵上躲避风雨的港湾，向她倾诉，排解郁闷，在她那里寻求同情与慰藉。

天时——外面狂风暴雨，院内风和日丽。

地利——相互比邻而居，两人天天相见。

人和——姑娘崇拜偶像，师父寻求慰藉。

也许当初两人都没有那层意思，时间一长，就“从量变到质变”了。

感情的事，往往身不由己，我劝她不成，自己反倒渐渐地也陷进去了。……事情闹开了，人尽皆知。恰在此时，英子告诉我说，她怀孕了。那真是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张永熙自传》第173页，团结出版社）

师父在“文革”中的境遇,对他来说好比遭到了灭顶之灾。如同一个溺水者在大海中挣扎沉浮,他奋力寻求一切可以救命的漂浮物。这时,突然身边来了一艘豪华游艇,他不用思考毫不犹豫地登了上去。可是,这艘游艇并没有驶向他所憧憬的幸福彼岸,而是绕了一圈儿,转个弯儿将他送进了洪泽湖!

放在今天看一看,师父这段错恋应归属于道德问题,并不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那为什么会有五年刑期的结果呢?问题出在师父与英子赴镇江殉情时寄出的两封信。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

南京市曲艺团成立于1958年秋天,团的班底是已活动三年之久的南京群鸣相声队,再加上社会上有名望的南京评话、苏北琴书、河南坠子演员,总共有一百余人,组成南京市曲艺团。师父被任命为团长,市文化局派来一位行政干部任辅导员。

南京市曲艺团的主管单位是市文化局,依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分工,宣传部门对文化单位负有指导的职责。这样,对曲艺团的各方面工作发表权威意见的领导单位分别来自党政两个方面,而有时部门之间或领导者个人之间的意见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作为曲艺团的领导者面临此类情况时,如何审时度势、从容应对、闪转腾挪、进退有据,可是一门学问。师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相声艺人,对江湖买卖、门里门外、说学逗唱、怪卖坏帅、使柳抹单、湍春犯块,那是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曲艺团里大多是艺人,江湖自有规矩,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对师父来说也不难摆平。而作为新社会的文艺团体的一把手如何处理来自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关系和意见,特别是牵涉到各个方面的人际关系和站队表态之类的事,他就懵懵懂懂、糊糊涂涂了。偏偏他又是个“大腕儿”,艺高人胆大,有恃无恐,说话办事时疏漏错失不在少数,时间一长,在领导的心中渐渐也有了看法。有一次,他在闲谈中说到上面一位女领导时,偏偏“调侃儿”称她为“苍果儿”(老年妇女),此话一出口,立马就有人向上汇报了。女人都忌惮别人说自己老,何况是当了官的女人呢?碍于师父当时的声望和名气,也不便发作,但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文革”后期,一些受到冲击的领导又逐渐回到领导岗位,但师父却失去了往日的光环,曲艺团解散了,团长的职务自然也被取消,被扣的工资也没有

补发,合作多年的捧哏关立明被下放到工厂,演出没有搭档,孤零零一个人,被分配到南京市歌舞团,和一帮年轻的歌舞演员混在一起,无所事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百花丛中栽了一棵大白菜,谁看了谁别扭。他表面上对这一切很顺从,没有一丝怨言,但在心中却是强压了一腔怒火,伺机爆发。

就在这时,师父出事了!

师娘得知师父和英子的事情后气愤之极,一气之下动手打了师父几十个耳光。谁知不但没将师父打回头,师父反而破罐子破摔,铁了心要和英子在一起。

英子说:“怎么办?咱们逃走吧,浪迹天涯。你教我说相声,我们可以到处去卖艺,把孩子养大。”

可是这个时候,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不像老年间可以随便去外地卖艺为生,没有介绍信,什么流浪艺人也活不下去。我说:“这行不通了,将来孩子也得吃苦,天下虽大,只怕没有你我容身之所。”

英子年轻冲动,立刻就说:“那我就死,我死了你就没事了,一了百了。”

我听了热血上涌,坚决地说:“我不会丢下你,要死咱们一起死!”

当时完全是被疯狂的感情左右了,只想着我不能辜负她。两个人海誓山盟之后,决定一块儿去跳扬子江。

决定之后,反而有一种决绝的冷静。我们俩商量着,还买了些绳子,准备两个人绑在一起,这样跳下去之后死了也不会分开,然后各自给家里写了一封绝笔书信,把身上的钱和粮票都随信寄回家去。眼看把身后事都安排清楚了,我们就启程去镇江。

我们挑选了镇江焦山作为人生的终点。焦山矗立于扬子江上,风景秀丽。不过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欣赏江景的情绪。天已经是深秋,江风凛冽,我们收集地上的青草,写成自己对人世的告别:“英子、张永熙,与世长辞。”(《张永熙自传》第174页,团结出版社)

师父不仅给家里写了绝笔书信,而且鬼使神差地还给文化局和歌舞团的领导也写了一封诀别信。在信中他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作过多的辩解,而是将十几年来胸中的憋闷与不满甚至是愤恨全发泄出来了,毫无顾虑、毫不留

情、毫无保留地将领导们臭骂了一顿！如倾江倒海，痛快淋漓！

“定时炸弹”终于被引爆了，点燃导火索的是师父自己。

十多年后，师父说写下这封信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自那以后，师父在遇到自己很反感的人和事时也极力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从不外露，宁愿自己委屈，也不争辩。

在江边，师父和英子聊了一夜，最后准备跳江的时候，英子说饿了，师父也感到很冷，两个人又进城去找吃的，结果被寻迹而来的歌舞团和公安局的人找到了，将他们抓回了南京。

回到南京，我不知道她被带到哪里去了，大概是送回家了。而我也没有被送到公安机关，而是锁进了歌舞团楼上的空屋。大概是怕我跳楼，这屋的窗户都用木板草草钉死，暗不见光。团长到了今日，有一种得偿所愿的痛快，派人拿棍子来打我，也不是狠打，就是侮辱性地敲几下。

这一关，关了11个月。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我偶尔得到外面的消息，知道省里有人想保我，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文化局那位女局长坚持影响恶劣，一定要处理。团里自然不会为我说好话，团长更是坚持要从重处理，以儆效尤。

最终，我被判刑五年。（《张永熙自传》第177页，团结出版社）

这一下，师父被“炸”得不轻。公职没了，名声毁了，人身失去了自由，他进入了人生跋涉中的冬天，风雪交加，寒冷彻骨。

在南京中华路内桥东边有一条名叫旧王府的巷子，在巷子的拐角处，有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两面都临街的平房，师父出事后，原来在中华门城堡附近的房子无法再住，师娘请人帮忙，与这里的原住户调换住房后就搬到了这里。这五年期间，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文革”终于结束了；文艺舞台逐渐复苏；改革开放已经迈开了大步，世风变了！

当师父背着行李走进旧王府巷口时，亲朋故旧全迎了上来。看到师父满脸的汗珠，师娘说：“都五月了，你还穿这么多衣服。”

师父笑着说：“春天来了！”

## 二、夫子庙初结师缘

滁州与南京一江之隔，两者距离只有几十公里，高铁开通后两地往来只需 18 分钟即可抵达，虽然山水相连，距离很近，在行政区划上却属于安徽。

我 1944 年出生于滁州，与师父结缘却是在南京。

1957 年，我和同学结伴到南京上中学，学校位于鼓楼区中央路与中山北路交叉路口附近，名叫南京市商业中学。初到南京，无亲可投，就临时寄宿在学校。13 岁的孩童，一切都好奇，晚上没有事，就四处乱逛，一天，终于转到了名气很大的夫子庙，当时叫作夫子庙人民游乐场，顿时被那里五光十色的各种游乐和表演活动给迷住了。

那里有一个相声场子，常年驻场演出相声大会的是南京市群鸣相声队。演员先后有张永熙、关立明、高笑临、潘庆武、马宝璐、任文利、孙俊华、王喜云、钱天笑、郑小山、吴伟申、孙士达、夏万福、顾海泉、王文瑞等，可谓群星荟萃。听相声的观众很多，门前常拥了許多人等着买牌子入场。

人民游乐场内的相声场子在明德堂西南的侧殿里，大约能坐一百多人。场内一排排都是长条的椅子，连舞台两侧也摆着两排长椅。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演出售票方式还是按段儿计算，一段相声（或快板等其他曲艺形式）为一个计量单位，计数的“道具”是一种竹筹子，我们称为“牌子”。门口站两个专门卖牌子的，相当于售票员，水牌子（节目表）是个黑板，上面写着本场五个节目的名称和演员，一场还没有演完就会有人擦去，写出下一场的节目。最早 1 毛钱能买五个牌子，一场演五个节目，听一段的价格是一个牌子，一次收五个。一场五个节目演完，再来收下一场，手里没牌子的观众就自动离场了。在一场的中间进来也是允许的，就在门口直接交牌子，本场还剩几个节目就交几个。（《张永熙自传》第 143 页，团结出版社）

我那时只是一个刚入学的中学生，家里每个月只给 5 元钱生活费，除了吃饭，还要买文具书本，非常拮据。从鼓楼到夫子庙有五六公里，坐公共汽车



单趟要七分钱，来回就是1毛4分钱，再买五个相声牌子1毛钱，这样，听一场相声就得花2毛4分钱，我每天不吃不喝也不够听一场相声！

学要上，饭也不能不吃，让我入迷的相声更不能不听，怎么办？想办法省钱。首先，去夫子庙不坐公共汽车，步行走着去，这样，只要有1毛钱就能听一场相声了。不过，从鼓楼到夫子庙路可不近，来回大约要两个多小时。走了一个星期，问题来了：步行虽然省了车钱，但费鞋！那时穿的大都是黑面白底的布鞋，很快前脸儿上被脚指头顶了个大窟窿眼儿，脚后跟底儿也磨破了。底儿破了好办，找张硬纸板剪成鞋垫塞进鞋里，走道儿专挑干的地方走，注意不弄湿了就行。脚面上的窟窿眼儿就难办了，白色的脚指头露出来很显眼，半大小子也知道爱美，后来灵机一动，用墨汁儿把脚指头染黑了，穿上鞋走在路上不仔细瞧，谁也瞧不出来！

在夫子庙相声场子里第一次见到了师父的表演，是一段柳活儿《学评戏》。“有小红，细细地留神儿，上下打量那个美貌的人儿……”师父的嗓音韵味十足，唱腔婉转悠扬，再加上传神的表演和最后一个“臭丢”包袱，全场掌声雷动。我深深地被师父精湛的艺术所吸引，爱上了相声艺术。南京夫子庙一场相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而来，南京商业中学被撤销，全体师生被转入位于湖北路51号的南京玻璃纤维厂当工人。书念不成了，有的同学很苦恼，而我却喜笑颜开。因为进厂后每个月发14元学员工资，比原先家中父母每月寄来的5元钱增加了两倍，不但生活得到改善，还能尽兴去夫子庙听相声了！

有了钱后也很少坐公共汽车，因为一路上正好能将听过的段子边走边模仿复述一遍，坐车就不方便。少年时记忆力特强，只要听过一两遍，词儿就全背会了。有时晚上连听两场，散场后马路上行人很少，这时候，边走路边大声溜活儿是一种享受。直到现在，我的脚力仍然很好，年逾古稀仍步履如常，很可能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用艺术界的行话说，有幼功。段子背熟了，有机会就在厂里给师傅和工友们说上一段。我有位同事名叫唐新桥，人很帅，个子比我高，他也很喜爱相声，一拍即合，我逗他捧，我们俩凑成一场活。有一次五一劳动节，区里搞庆祝活动，我和唐新桥第一次登台面对观众表演相声《戏剧与